

歷史空間

公開「後廚」

吳翼民

多年前的一次皖南采風活動，由於是自行組織的，沒有相關部門和單位安排接待，所以每到一地都要自己投宿覓食。投宿似乎問題不大，那會兒即使相對閉塞的皖南山區也有與江浙地區差不多的標房了。其實我們也不講什麼條件的，只要帶個衛生間即可，得以在白天奔波後睡個沖上個熱水澡，疲憊全消，便可安然入眠。倒是覓食就有些問題了，因為所到之處，雖然皆有飯店，口味在其次，衛生狀況卻很難得到保障。為此，有兩位比較挑剔的女性同事自告奮勇，每進一間飯店，立馬悄然窺進該飯店的後廚進行偵察，探察後廚的衛生狀況，以決定是否在這家飯店用膳。

對女同事的這種挑別和偵探我頗不以為然，認為進飯店用餐是不宜入後廚偵探的，大多數飯店——尤其是鄉鎮飯店一般對後廚都不大講究的，怎麼會像星級賓館那樣清潔規範呢？俗話說「眼勿見為淨」，如果非得到後廚探察一番，那麼在山區鄉鎮的飯店，我們將無飯可吃。事實如我所料那樣，兩位女同事每進一家飯店的後廚無不落荒而逃，勸大隊人馬休入前堂坐定待餐，趕快逃離開去另覓新店，但哪裡找到後廚清潔規範的飯店呢？於是我一再甩出「眼勿見為淨」的理論，勸大夥「到啥山斫啥柴」，將就點算了。於是就一一比較，

選了後廚相對潔淨些的飯店用餐罷了，一任如此，仍感覺到吃得放心不舒服，尤其是那兩位做「細作」的女同事，幾乎整個行程中沒有好好吃過一頓完整安穩的飯，她們會在餐桌上比劃着飯店的後廚是如何如何的凌亂，生菜和熟食是如何如何堆放在一起，豬肉上的毛是如何如何的慘，蒼蠅是如何如何在廚房裡亂飛……經她們如此形容，我等大男子的胃口也大打折扣。幸好最後一站到了屯溪城裡，我們在多家飯店見到他們的後廚竟然是公開的，每道菜都配妥，整整齊齊，一目了然，隨點隨炒，看着放心，吃着舒服，把前面幾天憋着的胃口找了回來。我遂想，畢竟是黃山的首府，是著名的旅遊區域，文明程度就是不一般。

文明是一個漸進的過程，從皖南山區到黃山市屯溪城裡就是一個文明遞進的過程，再向沿海更大的城市呢？當然有了更文明的遞進。

現在的人們對食物的要求愈來愈高，就要求食物的生產加工部門盡量公開「後廚」，說寬泛一點，就是要誠實公開食物的真相，譬如這食物是否加了添加劑？是否是「轉基因」者？到底含



月餅餡的質素讓消費者擔心。網上圖片

什麼成分？過了保質期沒有？讓消費者心中有底。特別是有些食品看着光鮮，其實堪稱「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」，消費者哪知就裡，簡直防不勝防。一年一度的中秋月餅就是個典型的例子，每年中秋前月餅銷路看好，一過中秋便一落千丈，那麼這些大量積餘的過期月餅和做月餅原料去哪裡了呢？每年媒體都有曝光說，某地區某廠家將隔年的月餅餡回爐用作今年的月餅餡兒，這與飯店骯髒的後廚有什麼兩樣？還有現在各地包子大行其道，包子的餡兒就是尋常百姓最不放心的「心病」。以肉餡為例，這肉能讓人放心嗎？我妻子從來不食肉包子，總懷疑肉餡的不潔，取的什麼肉做的餡兒呀？是血脖子肉，還是老母豬肉？左右不放心，就索性不吃。至於家裡要用肉糜包餃子或餛飩，也絕不買現成肉糜，務必買回家自己加工方放心。

如今老百姓對食品不放心到了這等田地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好在有些地方和部門正在努力重建信譽，飯店勇於公開後廚即是其例。近聞南京有家連鎖包子店，將所有的餡料全部公開，接受消費者的監督和挑選，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正由於餡兒的公開，消費者看了放心，再加上價廉物美，生意異常興隆，光南京一地就一下子開出了170家連鎖店。可知公開後廚的效應，也說明老實人最終是不吃虧的。其實從前許多點心店和飯店都有公開後廚的誠信之舉，筆者故鄉蘇州點心店大抵都公開後廚的，吃客可以看着師傅撈湯麵、炒澆頭、捏湯包、做糕團，眾目睽睽下，彼此都心照不宣，並且師傅們的手藝讓吃客們看了大有藝術感覺，增進了食慾，不亦悅乎？

近去無錫榮巷榮德、生榮毅仁老家觀光，見到在榮毅仁典雅客廳裡，正中上方高懸着一塊匾額，上面書寫了3個大字——戒欺室。棕底綠字，十分醒目。原先，這個匾額是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保存在無錫故居書屋裡的，後來，這塊匾額被毀壞了。1988年，榮毅仁為牢記「戒欺」這條家訓，請小平同志重新題寫，小平同志欣然應允了。欺者，欺騙、欺詐也，乃經商之大忌。

戒欺，請從公開「後廚」開始吧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怪論是雜文

日前，在中央圖書館講了場「三及第雜文」。這個題目，是館長梁科慶起的，我猛搖頭，三及第小說較多，亦有成書，價值備受肯定；雜文散落各報刊，要搜集真的不容易，但館長有命，豈可不從？後來一想，「怪論」可不是三及第雜文嗎？以前曾作過考證和論述呀，於是腦筋清明，心中底定。

在演講前，主持鄭政恆問：「着重講怪論？」我說：「怪論較大宗和有成果，其他的成績不顯，略為提一提吧。」如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《成報》副刊「今王大儒信札」這段：「誠知『狗寶』，向皆『辣澀污糟』，點及龍床，得咁堂皇瑰麗，顧『花燈雖好』，總係『需油』，果銀紙太多，不如糶米，因為自維力薄，焉能鬼咁心高。」（標點符號悉依原文），就是正宗的「三及第雜文」。

且說回怪論。何謂「怪論」？董橋在為《哈公怪論》作序時說，哈公的怪論所用的筆法是唱反調：明明是同情，還故意損他幾句；明明是挖苦，還要一讚再讚。講效果，唱反調的確大得多。董橋並強調：「怪論可以變成真理。」可以這麼說，以「唱反調」方式來說理的文字，就是「怪論」；既是「說理」，應當屬評論的一種。羅孚說：「所謂『怪論』，就是正言若反的雜文，諷刺幽默的文章。」因此，「怪論」是雜文的一種。羅孚推崇三蘇的怪論，譽其為「雜文家」。

怪論始於何時？誰是始祖？根據現存的資料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《先導》隔日刊，到了四十年代中期，才在《新生晚報》被三蘇發揚光大起來。其實，《先導》除任護花以金牙二大寫怪論外，還有位以寫艷情小說知名的林濤。他以依把為筆名，以「尖事座談會」為欄名，發表他的奇思妙論。依把是知名報人，本名林國雄，後改林覺紅，國學根基甚厚，擅文言，他的「尖事座談會」專欄，則以粵語為主，間雜文言、白話，筆調輕鬆，幽默諷世。除上述三人外，為人忽略的



滲警警當局與世人，「臭話」每是真理。作者提供

是，在三十年代還有一位粵港派作家，也曾寫過怪論，他就是鄧羽公，他在香港辦的《石山》報，以羽公筆名撰「糞話」一欄。所謂「糞話」，即是「臭話」、不中聽的話。鄧羽公每看破世情，滲警警當局與世人，戲謔筆法之中，滿含辛酸與憤世嫉俗。所用三及第，文言則較少，但通暢簡明，備受讀者歡迎。

「怪論」，「是匕首，是投槍，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路路的東西，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，然而這並不是『小擺設』，更不是撫慰和麻痺，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，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。」這番話是魯迅說的。當然，金牙二、羽公、依把和三蘇秉承了這個傳統，決不把「怪論」為「小擺設」，證之他們在《先導》、《石山》、《新生晚報》的鼓吹和發揚，使之成為針砭時勢、世局的「匕首」和「投槍」，成績斐然，值得我們細加鉤沉、挖掘這香港文壇特產。

詩詞偶拾

誰告訴我
蝴蝶是否戀着花
白雲是否戀着風
在那寂靜的夜晚
我戀着的是誰？

溪水淙淙不休
細雨敲打着窗
是誰在輕叩我的門扉？

海浪翻湧追逐沙灘
留下點點足印
是誰
綻開我淺淺的梨渦
撩撥我多情的長髮？

廖書蘭



司徒乃鐘配畫

亦有可聞

熊君慧

守望的姿態(三)

「潮人善經商，囊空之子，隻身出洋，皮枕囊袋以外無長物。受雇數年，稍稍謀獨立之業，再越數年，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。尤不可及者，為商業之冒險進行之精神。其贏而入，一週眼光所達之點，輒悉投其資於其中，萬一失敗，尤足自立；一旦勝利，倍蓰其贏，而商業之揮斥乃益。」（《清稗類鈔》農商類潮人經商篇）這活脫脫就是為陳宣衣寫的生平。

保留了當年做舵工的習慣，陳宣衣總是會凝望大海，維港無窮盡的遠方是他目光所聚之處，他並不在意眼前的船來船往。他的臉龐、表情、身形，對於饒利家族的後人來說都已經模糊不清，更何況我這個不相干的人。陳宣衣這個名字不如「陳慈覺之父」、「饒利家族奠基人」來得具體和重要；後兩者是他留於後世的坐標。生命消亡與傳承相生相伴，但決不可以為僅憑血脈、族譜或是回憶錄就能夠令記憶不會模糊甚至錯位。只有不甘於向命運妥協、將生命從荒涼走向興盛的舉動，才呈現了某種意義的永恒。

出海後第三年，陳宣衣的長子陳慈覺出生。1865年為清同治四年，打拚15年的陳宣衣回鄉開始造屋工程，建了「通奉第」又造「仁壽里」。由此開創了饒利家族這漫長而精緻的造屋過程。

一個家族，一百多年建造一座自己的屋子，多麼簡單的心願，多麼質樸的情懷，何況潮汕人幾百年的遷徙路途上，每個日夜都有着安定下來擁有一方屬於自己天地的渴望。披星戴月趕着路的男人女人，他們的血脈骨肉在腳掌生繭的磨礪中長大。守住一方土地的渴望，猶如一顆種子，悄無聲息地捲入大地，伴着晨風雨露，伺機發芽。

19世紀的最後幾年，陳慈覺下決心回到家鄉，創建新鄉。他將新加坡的企業陳生利行變賣，將賣得的銀圓裝了無數籬筐和麻袋，由蒸汽輪船運回來。這是一個全鄉歡慶的大日子，村裡十幾個精壯勞力敲鑼打鼓將牌和銀元抬回村裡，拆股分銀。銀元堆成一個個小山，數不過來，只好用斗量。這是陳慈覺衣錦還鄉的開始，他有着更大的人生宏願，在生長的土地建起夢想中的大宅，蔭蔽後人流芳千古。

我看到的陳宅，包括了「老向東」（即中第）、「新向東」（善居室）、「新向南」（壽康里）及「三廬」書齋。506間房間，佔地25,400平方米，可謂前所未有一組規模宏大的南方民居建築群體。在造屋的過程中，時間變得重要起來。「即中第」歷時11年，「壽康里」與「三廬」書齋歷時9年。最後一座大宅「善居室」於民國十一年（1922年）動工，至民國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因戰爭原因被迫中止。

生命的傳承與消亡也在同時進行。似乎是完成了心願，亦或看到後繼有人，「即中第」建成後翌年，陳慈覺病逝，次子陳立梅成為家族的掌門人。這時的饒利家族已經號稱潮汕華僑首富。陳立梅在投資房地產、創辦饒利貨站匯兌錢莊的同時，又着手營建「壽康里」及「三廬」。與父同命，他同樣是在豪宅落成後病故。1930年，陳立梅次子陳守明挑起家族事業重擔，開始着手興建由他祖父、父親計劃卻來不及動工的「善居室」。這是故居中規模最大，投資最多的一座，也是歷時最長，經歷最坎坷的一座。工程已經接近尾聲，日本軍隊開進村裡，工程被迫停下……陳宣衣的心願，棲身於家族的營壘，在時空撒播，陳家家業和子孫如我眼前荷塘裡的荷葉一樣生氣十足地生長於世上。

在這片華宅裡，還纏繞着一個女人忠貞的愛情及倔強的守望。李彥芝，饒平縣縣長的女兒，在二八年華嫁給慈覺爺的幼子陳立桐，也算門當戶對。孰料陳立桐20多歲就因病去世，留下年輕的女子獨自面對漫漫人生。李彥芝是一個倔強的女子，不肯在夫家表現出一點可憐。「善居室」原本就是慈覺爺為幼子所建，立桐去世後，由李彥芝監工完成。

我在想，與其說「善居室」是李彥芝對丈夫的憑念和相思，夫妻之間的忠誠與愛，一諾千金的信守，不如說是一個女人在男尊女卑的大家族中堅守的據點和堡壘，在陳家族群中地位的象徵。一邊是槍炮轟鳴，王朝崩塌，另一邊是一個失去丈夫的女子安靜的精雕細琢，中原的硝煙戰火太過飄遙，眼前這塊土地上的一寸寸拔地而起的樓宇是她可以看得見、守得住的指望。

生活點滴

海濱

說說我家柴乖乖(上)

我本來不喜歡狗，有時甚至還有點怕狗。但是如今，我不但不怕狗，而且還養上了狗。不但養上了狗，而且還喜歡上了狗，與狗成為好朋友。

事情還得從頭說起。今年五月下旬，兒子和他的媽媽去台灣參加他表姐的婚禮。回來後，不是他，而是他媽媽告訴我，兒子在那裡買了條狗，買了條日本狗，日本柴犬。兒子喜歡狗，這我知道。小時候他就多次跟我說過，老爸，小狗狗很好玩，咱們養個小狗狗吧。卻都被我拒絕了。因為那時，一是我要讀書，我們工作，沒有時間和精力養；二是我們的收入都不高，上要供養我家在農村的年邁父母，下要供他讀書，經濟上也不允許。

但現在不同了。他於去年讀研畢業開始創業，而且開局還不錯。他用他自己掙的錢買寵物、養寵物，雖然我還是不贊成，但也無可厚非。更何況，他已在台灣挑好了狗，付了訂金，把生米煮成了熟飯，我反對也無效，就只能被動地接受了。儘管如此，在六月中旬小傢伙抵達北京的那一天，因託運公司在手續和抵達時間上的細故，我還是很不高興地衝他發了一通無名火。

小傢伙剛進家門時，連尾巴也只是一尺來長。因為長時間乘飛機，看來是又飢又渴又有點暈，而且剛到新環境，充滿好奇又有些膽怯地打量着我們每一個人。看着他那怯生生又有點乖巧的樣子，我與兒子商量：就叫牠「乖乖」吧。因為是柴犬，牠的大號就叫「柴乖乖」。時間長了，兒子

經常暱稱牠「臭小子」，我有時則叫牠「狗東西」。

開始一段時間，我雖然接受了牠，但還說不上喜歡牠。特別是因為打各種必不可少的疫苗，一個多月的時間不能出門兒，而牠既要吃嗎，就得撒尿，還會聞不住地在各個屋子到處亂跑。兒子把牠的「家」安在了我臥室外的陽台上，自然，撒尿也應該是在那裡。可是，除了晚上把牠強行關在陽台之外，其餘時間，特別是我們在家的時間，牠更喜歡在屋子裡活動，並隨地大小便。對此，他娘倆倒是頗為寬容，及時地予以收拾和清理。只有我看着心煩，時不時地皺皺眉頭。後來想想，我也是有問題，牠是個活物，既然有吃嗎，能沒有撒尿嗎？在日復一日、周復一周的餵養過程中，我發現，養這麼個小東西，倒是很有助於培養兒子的耐心和愛心。

喜歡上柴乖乖，是從我八月中旬退休之後牠開始的。第一次領牠出去遛，就發現這個小傢伙很有意思，說是遛牠，其實不是我領牠走，而是我跟着牠走。牠在我前邊輕盈地跑着，四條小腿像拌蒜似地一顛一顛的，毛絨絨的小尾巴像旗子似地一搖一搖的，兩片小屁股像走台模特似地一扭一扭的，令人賞心悅目。特別是牠一邊跑着一邊還不時地回過頭來看看我，似乎是在問：我這樣跑可以嗎？你喜歡不喜歡我？不由地使我意識到：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感情的小生命！從那一刻起，我很快就喜歡上了牠。從此，也開啟了我只要在家，就每天早、晚至少帶牠出去遛兩次的

「規定動作」。經過這幾個月的朝夕相處，我發現我家柴乖乖的可愛之處說都說不完。

柴乖乖長得精神，經常受到大家的誇讚。小傢伙是日本狗，據說帶有中華田園犬的血統，長得挺拔、英俊，招人喜歡。牠的毛色金黃，有點像狐狸，在綠色的草地上奔跑起來像是一道金色的閃電，很吸引眼球。帶牠出去溜達，經常會受到認識的人們的詢問和誇讚。有七八歲的小姑娘看到牠，欣喜地蹲下來對牠說：「小狗狗，你好好可愛啊！」特地用手機把牠拍下來。有見多識廣的老大媽仔細地打量着牠，很肯定地對我說：「你們家這個狗才叫狗！」有帶着自家的狗遛彎的大叔對我說：「你們家的狗真漂亮！」總結起來，大家的誇讚主要集中在兩點上：一是長得好看，像狗；二是不亂叫，不煩人。小傢伙到我家已近半年，我帶牠出去遛彎兒也有三個多月了，至今帶出去還是不時會有人誇獎牠。作為主人，我的那點與生俱來、經過多年「鬥私批修」也沒能去根的小小虛榮心，從牠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滿足。



柴乖乖長得精神，常受到大家的誇讚。作者提供